

笑揽清溪山水色

地理

醉美西溪河

寒飞千尺玉 (裴甫鸿 摄)

诗画廊

西溪河

周靖 摄/文

时隔一年,冒着冬寒,我再次拿起相机,走向久违的西溪河。这条发源于光泽县西部群山的河流,作为富屯溪的源头之一,始终以两岸葱郁的植被和疏秀的山川静候故人。316国道旁的大陂村路口,向西溪河城郊段延伸的200米处,河水丰盈、物草茂盛,终年不涸。近年来,光泽县加强河道治理,修建观光栈道,这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打卡地,也成了我心中无法割舍的地方。

与西溪河的缘分始于2019年秋。彼时我刚学摄影,为寻一处理想取景地辗转多处,却总不尽如人意。某日清晨,我原计划前往一处山庄拍荷,途经西溪河时,却被眼前山水相连的景致攫住了目光——天色微亮,光影交织,旭日初升时河面铺满金黄,两叶竹排并行而前,渔人撒网收鱼,近处的排影缓缓划向河心,而朝阳的倒影正悬于中央。这旭日、竹排、渔者与光影的邂逅,堪称可遇不可求的瞬间。我肆意按下快门,成就了《西溪河晨曲》。这张未加修饰的作品在摄影群中广受赞誉,多次被刊用,也让我与西溪河结下不解之缘。

此后,西溪河成了我亦亲亦友的寄托。几位摄影前辈曾笑称:“既是你发现的宝地,此处便专属你了。”虽愧不敢当,但他们确然信守承诺,鲜少涉足,而我也将这里视为独享的创作空间。平日无论喜悦或压力,总爱来此漫步,看水草摇曳、电塔耸立,让自然疗愈身心。四年间,我拍下三千余张照片,记录下西溪河的四季更迭、晴雨风云。然而,2021年底友人的一句提醒点醒了我:“照片虽美,却渐生单调。”为求突破,我转而在街头巷尾捕捉烟火,行摄山河记录变迁,甚至刻意路过西溪河而不入,但心底那份不舍始终萦绕。

前些日子,我翻看旧照,忽觉西溪河的古诗意韵早已浸透每一帧画面——春有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的生机,夏有“池岸草间蚯蚓鸣”的静谧,秋是“行至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旷达,冬则透出“千山鸟飞绝”的苍凉。这份发现催生了此次重访的决心。

腊月清晨,寒气刺骨,我几经踌躇,终被念旧之情推动着出门。熟悉的倒影山峦、交错电塔、晨钓者与水鸟,连同空气中清润的水草气息,瞬间抚平了冬日的凛冽。我独拥这一方山水,享受静谧,恍若与老友久别重逢。清风拂过河面,寒烟袅袅,没有喧嚣,唯见碧玉般的水波轻荡。步道旁曾见证情侣漫步,此刻却只有跑者擦肩而过的招呼声。天色渐明,山际泛红,河面染上金辉,一叶竹排如约破雾而来,剪影翩然,与白鹭齐飞、水鸟潜游共绘早春晨渔图。我贪婪地将这视觉盛宴收入镜头,写入心间。

朝阳初升,上班时分迫近,我匆匆作别。临行前,几位行人结束晨练,含笑致意。我心中暗想,下次定要邀三五知己,迎风煮茶,共赏西溪河的美。

溪边倒影行

山红染金辉

人行明镜中

漾漾泛菱荇

竹林初雪

吴雯琳

积雪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安家,以冷冽的契约扎根于竹节与泥土的缝隙。它用针尖般的精雕细琢,在银绿竹叶上绣出半透明的冰纹。冰凌如时光的泪滴滑落,最终凝固成零度下的雕塑,将流动的刹那铸为永恒。

竹枝在雪的重压下弯成谦卑的弧线,一次次向大地躬身。这并非屈服,而是以柔韧的脊柱承接严寒的拷问,在脆弱的弧度中积蓄破土的力量。

阳光融化竹梢的金粉,唯有竹叶上悬垂的冰玉环佩仍紧扣雪的高洁。它们沉默如哲人,以晶莹的躯体封存冬日的密语。

雪压竹低 (裴甫鸿 摄)

季节的馈赠

郭永仙

这场冬雪还是落下,在山间,在河畔,在寂静的城与蜿蜒的路旁……

这是寒冷季节的馈赠,我虽未出行探雪,却在无限宽阔的思绪里,看见那些雪。轻轻披在连绵的山上,披在深眠的树上,这雪像一味静默的药,抚平焦土,冻醒一些郁结的梦。

雪是水与零度以下的空气相约凝成的精灵,比水更轻,比空气更重。它们展开六角翅膀,在茫茫天幕中绽出最剔透的花。

在这里,在这个常年吹着暖风的城市,雪一直是未曾赴约的客人。于是想念远方,每年都能与雪白重逢,忆起某年在深山里偶遇的雪,至今那片清寂依旧皎皎如新……

在我们心里,雪始终是澄澈与安宁的象征。而在每年都与之相见的人们眼中呢?雪是熟稔的故人,有时轻盈起舞,有时却带来漫长的封存——美丽与凛冽,原来从来并肩而行。

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

闽北日报 (宣)